

□马有福

## 绕不过的意象：塬坎

尕马儿拉回了缓来！

近日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心中忽然回旋起这样一句花儿辞令。它像一股含着蒿草味的田野清风，时不时地袭上我心头，有时甚至包围了我，吞噬了我，宛然一种躲不开的磁场，让我在身不由己的低吟中始终逃不出它的召唤。是的，是到了缓来的时刻。人活一甲子，退休在即，无意继续向前，该缓缓了。被紧攥绳缚的马儿们早就不是你的了，要么自觉退还他人，要么再次拉回了骑强，没必要再恋栈驰骋疆场或其他的生活场域了。

可是，哪儿才是最好的歌缓处呢？我发微信请教花儿作词家马得林，要他把嵌入了这一句歌词的现有花儿发几首过来。但马老师却说，这是一个花儿曲令呀，非词也；既是曲令，它就像那些飘荡在山谷里的野风，是无孔不入、见词找缝的旋律，在各地花儿中有很强是适配性。至于它一叹三叠的召唤令则是男女之间的相互邀约，不确指要“缓”的地点，但这地点一定是安顿得下身心的，是心灵获得自由的地方。

挂了电话，继续揣摩。我想，适合于这样一种情景，撞个满怀的意象非“塬坎”一词莫属。因为，花儿里太多这样的句子以及情景了：

马莲花开下了一河滩，

□边 边

## 魏国平与“牦牛山”菜籽油的故事

夏天一到，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极乐乡极拉口村便成了油菜花的世界，从村口蔓延到田地，再爬上山坡，形成巨大的、流动的、翻滚的金色浪涛。这是极拉口村村民魏国平平时的记忆。

这些年，极拉口村的村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田地里的油菜花却只增不减。不光是极拉口村，整个极乐乡都是以种植油菜籽为主。每年三月，村民们就忙着在地里春耩、耨地、播种。五月，菜籽苗破土而出，露出两片嫩叶。那嫩叶里裹着全年的希望，村民们半点不敢松懈：既要防着虫害、霜害，还得时时提防鼠兔等小动物啃食。六月，菜籽苗的根茎结实了，又到了除草、施肥的时节，遇到雨水不好的年份，还得人工浇灌。七月一到，便能撞见魏国平所说的金色花海。九月，角果由绿转黄，最后变成深褐色，菜籽颗粒黑硬饱满，就到了抢收的时候。每家每户都会集中所有劳力，争分夺秒地收割、晾晒、储存。收获的油菜籽一部分会售卖，一部分自留榨油。如今种植和收刈菜籽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但对于土地和庄稼，农民依旧不敢有丝毫的马虎。

这个夏日，我走进了极乐乡极拉口村，见到了魏国平一手创办的万禾粮油公司，我们在魏国平的办公室聊到了极乐乡的山水，极乐乡的油菜花和油菜籽。进入厂区，最先看到的是三台绿色的榨油机，魏国平选用的是小型榨油机，因为按当下的技术，小型榨油机取油更干净。别看这三台榨油机不大，三台齐转，一天可以榨出8吨油。榨油机上方是一个炒锅，用来将菜籽炒熟，烘炒完后传入三台榨油机，榨油机开始工作，距离榨油机不远处是一个沉淀库，榨好的菜籽油先经过自然沉淀去除大颗粒杂质，再用



魏国平从老油坊的坚守者变成了新工厂的掌舵人。受访者供图

所以，这时候的塬坎就像歌手们那只遮挡害羞和汗颜的手掌，早就摊在那儿，兼具私密性与开放性，最是开喉展歌的地方，最是不即不离的地方，最是进退自如的地方。

为此，我常想，假如没有大大小小的塬坎，整个田野就好像没有标点符号和四周留白的书籍，没有起伏高低和休止符的旋律，没有门窗和走廊的高楼大厦，其生机和活力马上就大打折扣了。

正因此，我把小时候在塬坎上牵着牛看着它吃草、拿着铁铲挖蕨麻、坐地边磨镰刀等生活情景视为生命中一时充满了诗意的脚注。

我正这么说着，在塬坎上一并赏花的爱人反驳到：你这算什么解读，我把塬坎一直视作是土地上最为豪华的边框！我说，这可咋理解？

她说，或者，我们浅山里的塬坎一个个就是一张横幅，那儿画满了整个河湟大地的花卉和民俗。光植物，就让人看得目不暇接。先是蒲公英、马莲花次第盛开，亮了田野。接着是赤芍、金露梅、银露梅争奇斗艳。还不等暑期里的水红花迎风摇曳、结荚飘絮，那些草莓等野果就隐身荨麻或其他杂草的草丛中了。一个塬坎不止一幅画。一地塬坎不仅一个样。读得懂塬坎，就读得懂河湟，辨得清河湟地脉经络。更不要说，牧童吹笛，山风习习，黄绿错综，生态斑斓，这塬坎之美、之盛大深厚，谁能言？

生态的清明上河图。哦，原来不同的人在塬坎上看到了不同的风景，刻下了各自不同的记忆！

听着爱人的注解，我正拿出手机拍摄塬坎上那些迎风摇曳的赤芍，忽地有歌声隐隐约约从天边传来。左右巡梭，驻足细听，原是北边山坡上的羊信以沙哑的歌声在一抒胸襟：

我虽到过河西的玉门关，  
却没挣上光阴者实可怜；  
曾想起花儿者拉夜川，  
我把九架山当成了塬坎！

哦，又是塬坎！意象大变。站远了看，放大了看，缩小了看，其延伸的含义还不止我夫妻俩在田野一隅的随便闲聊。那么，塬坎还有哪些隐喻或者不断延伸着的意象呢？

还得走！从大路到塬坎，从村里到村外，从书本到生活。凡塬坎，几乎都有留白，我只能边读边写，加上我新的脚注。我愿我的文字也是我生活的塬坎，我将在这里奔寻“尕马儿拉回了缓来”的人生理想。



“这年头难道谁横谁有理？”魏国平指着小偷吼到。

魏国平连同乘客将小偷赶下了车，并感谢了勇敢的小伙子。

后来，随着从大通到西宁的公交车越来越多，魏国平只能干一个月歇一个月，闲不住的他开始另寻出路。他买了辆油罐车，跑长途拉柴油、汽油。从西宁到玉树，要走15个小时。有一回去玉树，去时晴空万里，返程时突然飘起雪。格拉山下那段沙土路，车大没带防滑链，有点打滑。魏国平跟司机在车里等到太阳出来，雪化了才敢走。没承想走着走着，车又打滑了。他让司机点刹，可刹车压根不管用。来不及反应，车已经窜进了沟里。万幸，车卡在雪堆里，没侧翻。这事他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没过多久，魏国平的朋友前往玉树送油的时候被防护栏穿透了油罐，魏国平前往出事地点去处理事故，一地的柴油和被直直穿透的油罐看得人胆战心惊。为了不让家人担心，魏国平回家后与舅舅一起经营起榨油坊。

在外打拼多年，回到极乐乡，魏国平发现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就连榨油的设备几乎还保留了小时候的操作模式，收菜籽的方式也是开着车在村里喊，用榔头打油饼打到胳膊红肿。

成立了万禾粮油公司之后，魏国平找到了极乐乡政府，希望能得到一定的支持。对于年轻人创业，乡政府是极力支持的，尤其是极乐乡，菜籽种植比重大，如果有这样一家粮油公司，可以解决菜籽的销路，对于农村合作社来说，也是件双赢的事情。于是极乐乡政府帮忙牵线搭桥，让魏国平和乡里的农村合作社取得了联系，同时按照政策帮魏国平申请补贴，给予了很大的支持。

就这样，伴随着一声声木榨的撞击声，魏国平走上了另一条全然不同的道路。从老油坊的坚守者到新工厂的掌舵人，古老的技艺在时代的浪潮中重生，这一滴滴凝聚了传统智慧与现代力量的菜籽油，正蓄势待发。厂子扩建之后，魏国平打算在极乐乡建一个仓库，到时候这里有望成为吸纳周边乡镇农作物的“聚宝盆”，他的“牦牛山”牌菜籽油，也将离开大通，离开西宁，去往更远的地方。



中国梦·青海故事征文

从2006年至今，马非以同城诗人马海轶为素材创作了十余首诗。这些作品既记录了两入持续二十年的写作互动，也折射出他们对生活与诗歌的独特理解。作为被书写的对象，我以亲历者的视角重读这些诗作，发现其中藏着一条清晰的线索——马非始终在用“事实的诗意”，将生活里那些看似平常的碎片打磨成自我观照和观察世界的镜子。

马非的诗歌始终扎根于当代生活的土壤，通过微观叙事折射时代症候，诗中出现的生动细节或带有荒诞意味的生活场景，都来自于他的“精神深扎”。如2006年的《两株小树》，以环卫工修剪树枝的日常场景，暗喻教育规训与自然生长的冲突，折射出城市化进程中个体生命被标准化修剪的集体焦虑。诗中“咔嚓咔嚓”的拟声词强化了暴力修剪的听觉冲击，而“更符合一株小树的形象”的言说，揭示了工具理性对生命本真的异化。这种一以贯之的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捕捉，延续了其口语诗对生活碎片的哲学化处理特征。马非以“苦笑”定格知情者和洞察者的精神困境，这种困境在2013年《诗人的愤怒》中爆发为语言的火力——科学话语肢解诗性想象的场景，恰似如今网络上各种观点交锋的预演。他擅长把教育焦虑、环境危机这些宏大命题，装进买菜、接站这样的日常场景里，让读者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突然看见被忽视的真相。

马非始终保持着口语的锐利质感，微观叙事能在瞬间达到语言爆破的诗艺效果。在《写不好》中，“床头照片”这个普通物件，被他用来解构现代婚姻里的监控本质；这种将生活切片直接置入诗行的做法，恰是第三代诗人“拒绝隐喻”传统的当代回响。2021年的《水滴3576》则用“一本正经的幽默”，让严肃话题变得荒诞可笑。他的幽默不是插科打诨，而是像手术刀般精准——当他引用“把艰苦当浪漫的家伙有病”时，既是在调侃自我，也是在守护诗歌的真诚。这种犀利背后是清醒的自我认知，就像他在《自知之明》里说的：“我的诗不适合于这个”，简单几个字就划清了诗歌与功利的界限。评论家徐江将此概括为“用当头棒喝的智慧对抗虚伪”。

马非的诗歌实践始终保持着动态平衡：既扎根现实土壤，又追求语言的高度；既嬉笑怒骂，又保持智性克制。2006年的作品《两株小树》还带着完整的故事框架，2011年《致马海轶》，开始出现电报体式的语言跳跃，到2019年《写不好》已变成碎片化的场景拼贴，而2021年后的《水滴》系列犹如诗学速记，用碎片闪烁和滴水穿石取代完整叙事冲动，语言更趋碎片化，意象密度增加，情感浓度也在提高。观察马非近二十年的创作轨迹，能看到他不断突破自我的痕迹。这种转变不是刻意求新，而是诗人对时代感知的自然回应——当短视频

□马海轶

## 在场性与生命经验的互文



批评家

马非的“冷幽默”与“零度叙事”构成独特的智性表达。《兰州之谜》中“白箱子”的重复台词，通过表象（占道失误）与真相（无违规记录）的矛盾，完成了对日常话语体系和权威叙事的消解。在《不满》中“心里嘀咕”的潜台词，既是对个体情绪的克制记录，也是对“合理即合法”的无声抵抗。马非擅长以“在途中”“骑行”“高铁”等为时空坐标，形成流动的观察视角。《诗人》中“白箱子”的归属悬置、《兰州之谜》中“占道”话语的循环，均指向现代人身份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。马非将自身置于“在场者”位置，通过对话体与细节捕捉，构建出多声部的现实图景。这种“见众生”的写作，延续了其“事实的诗意”理念——在或隐或现的生活肌理中打捞人性的真实的创作初衷。这种写作既是对“诗意”的重新定义，也是对口语诗可能性的持续探索。



江河源